

羣書目治要

十一

漢書門類			
五	三	三	類
一	三	號	
六	函		
四	架		
七			

內閣文庫			
五	三	三	漢書類
一	三	號	
四	冊		
七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5
冊數	47	(10)
函號	297	25

雜家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1

2

3



淺草文庫

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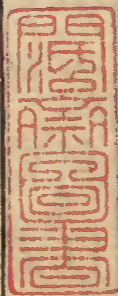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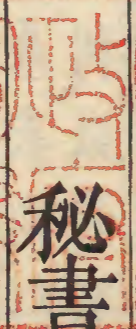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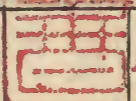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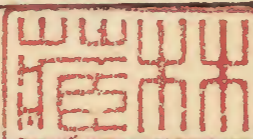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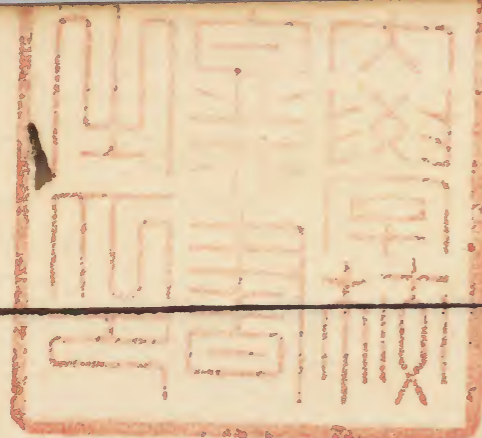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

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

于江北，逐葷粥，檢狝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  
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用，  
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  
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  
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象官，故以風后配  
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  
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  
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  
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  
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尤居  
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  
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  
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  
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  
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  
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  
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  
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  
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

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

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動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

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

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黃

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

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

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

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

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

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

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

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舊無子  
道二字  
補之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堯乃使舜攝

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

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

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至、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

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

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  
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也、聲

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

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

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

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

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伊尹

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

不恭、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官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迺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

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

以西伯昌九侯

鄴縣有九侯城鄂

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羗里

河內湯陰有羗里城

西伯

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

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迺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舊脫古  
公卒至  
季歷卒  
九字補  
之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方鄉

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  
求而利  
其五字  
補之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大惡于民庶民不怨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

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祭日侯服者祀

供月賓服者享供時要服者貢供歲荒服者王

祀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

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有不貢則修

舊無有  
不祀則  
修言六  
字及注

禮記卷之十一



言號令也四字補之

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

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爾幾頓乎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

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

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有作若



為卿士用事玉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

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

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舊無出  
猶至是  
乎十四  
字補之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燕宣王即位脩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

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

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

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

安西北，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

在高陵縣。

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

也。」

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弄



市禁民聚語  
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且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尊舊作  
遵改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尊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舊無  
功亦誅  
四字補  
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  
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  
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  
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  
為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為  
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塔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使即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  
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  
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

斷華山為城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

殊俗陳涉鑿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也眡隸之

人眡民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佰之中首出

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殺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

魏之君鉏耨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矜禮也非鏃於長

鍛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也、小襦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舊無世  
家二字  
加之



舊無齊  
字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  
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緇無知  
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  
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  
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  
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  
為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舊無桓  
公卒三  
字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  
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  
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  
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  
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  
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  
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  
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十三



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

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舊無趙  
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  
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複具為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

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

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

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  
 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  
 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  
 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  
 以求福也徙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  
 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  
 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問所

問所

問所

問所



